

校园餐“硕鼠”是怎么喂肥的

□黄帅

深究“校园餐腐败”现象的原因,监管疏漏的问题不可忽视。现实中,一些学校食堂在食材采购、加工、定价、售卖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督,腐败行为难以被察觉。

对于此类现象,下大力气进行整改,从根源上消除腐败问题,才能真正给学生提供实惠、安全、有品质的校园餐。其中,强化监督手段,形成有效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可谓关键一步。市场监管、教育等相关部门应做到对本地的学校食堂定期检查,形成威慑力量。

从监管手段上看,需要多层次的监管,拓宽监管渠道。比如,优化“校园餐”举报奖励机制,发挥群众监管的积极性;邀请新闻媒体为社会监督员,参与学校的日常检查;以及邀请师生和家长参与食品安全满意度测评,等等。

问责机制同样应该完善。某些食堂“蛀虫”之所以贪得无厌,就在于他们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被查到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一些管理者对校园餐腐败缺乏重视,疏于日常监管,甚至扮演了“保护伞”的角色。对此,日常的廉政建设工作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必须强化问责力度,提升惩处强度,重拳出击,清除学校里的害群之马。

官方数据显示,仅在2024年,国家监委就指导各级监察机关依法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3.8万件,处分2.3万人——这些数据说明:“校园餐”腐败看似微小,涉案金额可能不大,但其性质相当恶劣,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说到底,落实好监管责任,确保校园食堂这方净土不受腐败分子的侵扰,才能真正让孩子们获得健康优质的餐饮服务,这也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所乡镇初中的“校园餐”反腐记

“一顿7元的餐费被套取2元多”

这所中学的“校园餐”问题因巡察而东窗事发。

2024年5月,全国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拉开序幕。同月,该区区委巡察办进驻这所中学。当月某天早上6点多,巡察办工作人员对该校饭堂的供应商当天配送的食材突击检查,发现送货单和实际交付的食材数量之间严重不符。

根据该供应商的送货单,这天的送货金额在6000元左右,巡察人员根据猪肉、豆类、青菜等标注的单价进行称重,发现实际价格仅有4500元左右。

“比如,送货单显示这一天配送的猪肉有60斤,称重后却发现只有三四十斤。该校周一到周五每天都由这个供应商配送,仅这一天就虚增了大约1500元。这样的虚增让巡察人员十分震惊。”区纪委监委一位受访者说。

2024年6月,区委巡察办将这一线索移交至区纪委监委。该案主办人、区监察委员会委员王小飞(化名)表示,收到线索后,办案人员就对该校时任饭堂负责人张云宝等重点人员全面摸查。

办案人员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发现,张云宝与涉案供应商实际控制人是堂兄弟关系,张云宝是堂哥。这层亲属关系引起了办案人员的关注,而这个发现也成为查办这起“校园餐”腐败案件的突破口。

王小飞说,随着办案力度的进一步深入,办案人员还未找张云宝,张云宝便迫于压力,当月主动投案,并交代了其与黄凯华、练金峰与堂弟的涉案情况。

张云宝投案后被留置,同年8月底,因涉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黄凯华被区纪

委监委移送检察机关,此后,练金峰与上述涉案供应商实际控制人相继被采取留置措施。

张云宝是该中学时任数学老师,且长期担任饭堂负责人,负责采购、下单、验收等工作。黄凯华在该中学工作时间超过10年,曾担任总务处主任,至案发时,已任该校副校长六七年。练金峰在2012年卸任某校副校长职务后,出任该中学校长,直至2022年9月才离任,之后任该区某中学工会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练金峰还曾同时担任该区四所学校校长。他在2021年被区教育局评选为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在一次接受省内媒体视频采访时,练金峰提道:“我们学校严格按照上级有关部门食品饮食标准,做到信息公开、操作规范、食品安全、就餐有序,确保全校所有师生的饮食安全。”

经查实,练金峰涉及“校园餐”腐败问题始于2013年3月,到2024年6月案发,作案时间长达11年之久。

2013年1月,张云宝担任该中学饭堂负责人,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开始在“校园餐”上做手脚。该中学的食堂一直是自营的,不过当时该区还未要求学校对食材供应商走招投标流程,张云宝可以到菜市场和商铺自行购买食材。在市场上,张云宝找到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供应商,其中不少供应商都配合张云宝套取学生餐费。

“当时仅这三人就能确定购买哪家供应商的食材。练、黄、张三人约定将套取的学生餐费按照8.5:0.75:0.75的比例分配,三人每个月合计套取的餐费为数百元。”王小飞说。

三年后的2016年,随着住校生人数增加,餐费也有所提高,他们就改变了分配



方法。练金峰和黄凯华不再过问张云宝找哪个供应商合作,张云宝每个月从自己套取的学生餐费中,随机分给练金峰和黄凯华一笔钱。“给他们1000元,他们拿;给他们2000元,他们也拿。”王小飞称。

2019年开始,为提高“校园餐”质量,该中学领导班子开会决定,学校饭堂与供应商合作时要货比三家。同年9月,该中学决定与后来被查的这个供应商合作,食材的采购、验收、管理,仍由张云宝一人负责。

疫情发生后,该校住学生数量由此前的100余人,增加到了400余人,食材采购量进一步增加,张云宝可以操控的餐费更多了。

“这时,张云宝每个月会将套取的餐费分给练金峰和黄凯华一部分,具体分多少并不固定,少的时候每个月一两千元,多的时候五六千元,留给自己的部分有时可达上万元。”王小飞说。

“我们算了一笔账,他们能从平均7元的午餐费或晚餐费里面,套取2元多餐费。”王小飞称。

一周内20多人主动投案

这所中学的学生家庭并不富裕,多数都在农村。办案人员后来了解到,当时每天17元的餐费(早餐3元,午餐和晚餐都是7元),有的家长给孩子预交时,每次只能按照一周或两周的周期来交费。该校一名班主任跟办案人员说,家长节衣缩食给孩子交餐费,孩子却连饭都吃不饱。他的一些学生经常跟他反映这个问题,希望他跟学校提意见。

“我们跟校领导反映过,也得不到解决。我只得跟同学生建议,盛饭的时候,嘴甜一些,让饭堂阿姨多给你加一点米饭。”这位班主任说。

最终经查证,张云宝、黄凯华、练金峰三人套取侵吞校园餐费共92万余元,王小飞说,单看三人的涉案金额,不算多大,这是“校园餐”案件的普遍特征。但其严重影响了这些农村学生的切身利益,性质非常恶劣。“初一到初

周群峰



涉案的食品配送公司已未实际经营



学生在午餐时排队打饭